



手指揸著眼在字裡行間探險
或沉思悠悠低谷，或停頓蒼鬱林道、或勇闖巍峨山巔
哪一段都可以是起點
有風的時候 便讓它拂上滴了汗的臉
走過崎嶇，就能讀享蔚藍晴天。

\\天下雜誌

Library Weekly News

發刊日期：106年10月03日

期數：106學年度第一學期第6週

發行單位：教務處/圖書室

【請張貼班級公布欄】

新知鮮聞

圖書室於
106/10/2-
10/6 (上午
09:00- 下午
16:00) 假川
堂舉辦「每月
主題書展」，
歡迎全校師
生前往踴躍
觀展。

故事是品牌最大的差異

資料來源：摘錄自《會說故事，讓世界聽你的：說一個動人故事，勝過跳針長篇大論！》撰文／盧建彰

現在，有一種創新的產業，就是協助客戶開發設計商品，但這裡的開發設計，並不是要去創造驚天動地的發明，而是從人的生活角度思考，發展出以前不曾有過的商品概念，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條件，就是故事。



這商品有沒有故事，在開發時便需要考慮，而不是當商品都已經被設計量產完成後，才來考慮用什麼樣的故事包裝。也有越來越多的企業擁有者，理解到自己未來的利基，不是在成本考量，而是故事考量。故事不只能創造利潤，更可能是企業唯一的救命繩。

前幾天，我到個小書店瞎晃，一個纖細男子獨坐在櫃檯，用鋼筆安靜地寫著詩。他是我們家附近的一位詩人，雖然素昧平生從未謀面，但好聊的我，看到他手上的鋼筆，就隨口問了句「你也用鋼筆呀？」

結果，後來得利的是我。再度證明，我後面會提到的，能聊天是個禮物。

這位詩人，一聽我有興趣，突然翻開他手邊的一大袋筆袋，琳琅滿目的鋼筆躍然眼前，看似安靜寡言的他，在接下來的半小時沒停過，跟我分享了好幾個故事。

他說，日本的造筆工藝，已經來到文化的境界。他們會和某些個小文具店達成協議，為某家特定的小文具店，調配專屬的墨水，也就是說，在這世界上，如果你想要這瓶墨水，你得親自跑到這家店，才有機會買到，而且限量三百瓶，所以當這世代的人寫完了，也就沒了。

就跟空中的煙火一樣。而且是獨一無二的煙火。你欣賞的每一瞬間，也是悼念他的每一刻。

他邊說，邊拿起手邊一支筆，「這裡頭就是裝著那墨水，你可以寫寫看。」他一邊遞給我，一邊淡淡的說著，「可是你要記得，你寫的每一個字，就代表一個生命的漸漸消逝……」

我邊下筆邊想「假使這樣，那我到底該寫下什麼字，才對得起這墨水呢？」還有，我也好想要這墨水喔！

後來我和常去交流的「文寶房」莊老闆聊起這事，他也淡淡地說起，日本有個筆廠，他們遵行工匠的精神，並不把自己當做只是單純的商業營利企業，他們看待自己，就是文化與記憶的守護者之一。

一如世界多數地區，隨著城市的發展，總是會有許多舊的建築必須被更新，在許多地方，那被拆下的舊房屋物事，就是垃圾，就是沒人想要、得花錢處理的廢棄物。

但這筆廠的人們看待，卻認為那是舊時代人們集體的記憶組合，在那其中人們活著，人們哭泣，人們歡笑，人們死去，他們不覺得那些只是垃圾，他們認為那是活生生的記憶。

於是，他們找上了市政府和建商，達成了協議，請建商把那些拆下的木造房子廢料，交給他們，筆廠裡的工匠審視其中的材料，包含檜木、竹子等，再依古法放置三年，藉由乾濕度的調整，好創造符合需求的材料，然後做成筆桿，裝上傳承下來最高等級繁複鍛造技術的筆尖，從廢棄建材成為一支高雅的鋼筆。

而且，他說，一支筆賣你四萬多台幣，你還得等上三、四年。其中的辛苦來自於，常常拆了整個區域的舊房子，經過三年的精心儲藏後，卻只能做出一支鋼筆，因為發現雖然用心處理但材料不夠完美，不符合工匠師父嚴厲的標準，於是，最後只能淘選出一支鋼筆的材料。

因此，那支筆，就成為一支承載許多記憶和時代氣息的鋼筆，那些美好與惆悵，那些曾經的光線和聲音，那些人生活其中的歡笑和淚聲，並不因為房子的被拆除死亡，而是藉著這支鋼筆，洩洩隱身其中，在人世間繼續生存，繼續刻劃，繼續綿衍出更多故事。

很多時候，我們常會停留在思考這商品可以帶給人們的利益，但當你發現商品的物質利益已經完全無法和世界抗衡時，便得去思索精神價值。甚至，主動去創造精神價值。

一個會使用鋼筆的人，他渴求的絕不會是輸入速度變快，或者是便利性，他在意的，除了你已經知道的工法外，勢必也和人文精神有關。所以，去找尋可以在精神價值上加分的故事，便成為最佳解。讓垃圾變成珍貴的瑰寶，只是尋求故事的美好副作用而已。

智慧小語



當冰冷科技越進步，人們會更加渴求物件具有溫度。

——盧建彰